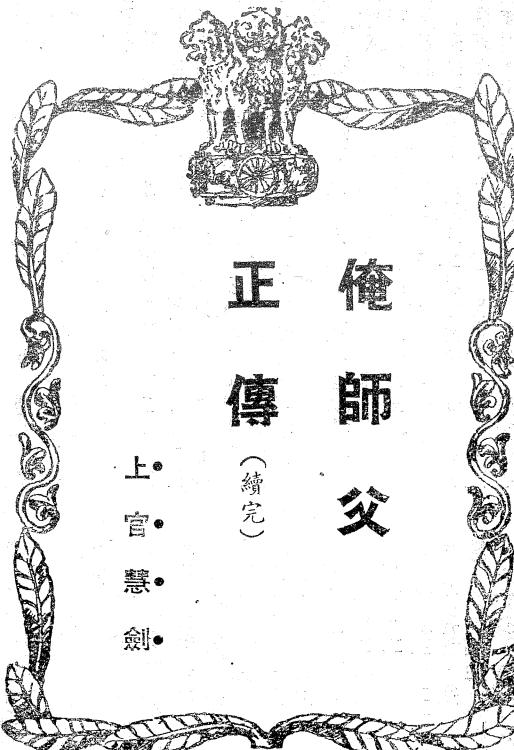




正傳 僧師父

(續完)

上官慧劍



人類的思想方法之演繹往往藉一片絲寸縷的飄渺因緣，使全盤的效果變更。譬如，我底思想本來是直藏形的斷見論者，但我爲這一次無意間的好奇心驅使造訪了這山居的老僧，居然動我研究哲學的念頭；於是，從哲學觀念，導入佛學。那老和尚給我的幾本書，已在我深夜中吸入我底心靈，我覺得這幾本書給我的不祇是哲學的，而且擴大了哲學的範圍；不祇是人生的形而上學，而且是一切具有形體生命的具體概念。有時，我不但體會到了生命，一個呼吸，一道新陳代謝；如果宇宙死亡，它們也一道歸入蒼冥！雖然，宇宙的生命並無始終。

我喟歎那些有的淺近，有的深奧得連哲學也難望項背的經卷，一如老鼠之偷嚼衣物，蛀虫之大嚼紙張；我把這本書的註脚，拿到另一本書中解釋；另一本書的問題，又

一個月來，我間或也帶著老叢和雁行，成爲靜觀寺的常客，可是，我每天從老和尚小窗門送進送出書籍時，所看到的還是一付冷冰冰的面容，一束鷹樣眼眸射出的寒光，一張包容苦難的嘴唇。關於商借書籍的對話，也只是三言兩語，好像那老和尚只管付出，而我則全係收入；這微妙的情感，就這麼從他取書的手中交給我，而我也把不可捉摸的反應，由看過的書中送進去。

故事的前奏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個大森林裡，住着一群動物，長頸鹿王是領袖，這位仁慈的鹿王，待人牠們裡，可親，心地又非常的慈悲，牠們總是很慷慨地分贈給大家。要是牠們中間有誰害了病，牠更是很細心的擔任着看護，尋覓藥草，拔除小動物的病根，牠爲了保護弱小的動物，牠又很勇敢地把山牛



最不好看，滿身是花的旗袍，梅花鹿姐姐長得最美麗，但是嘴上已長滿了白鬍子，弟弟雖然年齡

閱讀一本自己難解的書，和對待一個「素人」，都有一樣的尷尬。終究，老叢雖然難化，本來不過「蠻」一點，當你說服了他，他便真的馴服得像一隻可愛的「牛」了。事實，後來老叢對佛陀的虔誠，遠比年青的雁行堅持得多，到現在，在，我也承認我已走入低潮，而老叢，却一天咁咕嚶嘅「南無阿彌陀佛」的不住嘴，他的勁大得很呢。如果，佛陀是一種運動工具，那麼老叢已成了白熱化的運動員，那是他生命的一環。

由於辯論，研討，閱讀的緣故，我由孤立轉向多數，最後，我們完全融合。「是行動的時候了！」我告訴他倆：「我們信仰如不付諸行動，我們何必信仰？如若我要研

扯到另一本書中求證；術語和名詞，我得感謝佛學辭典先生，它幫助我從「波羅蜜」開始了解；從此始終，我走入另一新的——我從前並未涉足過的新生世界。我把肉體埋入它底殿宇，把心魂交給它底巨靈之掌，在這段時間，老叢和雁行也讀它們，不過，他兩總拿些歪曲得不合邏輯的謬論向我進攻，比如，和尚爲什麼不討老婆，寺院爲什麼焚香，出家人頭上的戒疤違背「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中國儒家訓示等，等難我，我不解時，則一笑置之，如我找到理論根據，便大舉反攻，打得他們棄甲曳戈而逃。最後，勝利的一面終屬於我。雁行，很純潔，第一個投降我這邊，老叢的性格像隻蠻牛，他事事「不到黃河心不死」，你講不通，他死也得挖你的根，否則，他咧咧嘴，滋滋牙，說你「三個小錢買隻毛驥子，自誇自騎」，最後，他稱讚你不過是「打着宗教旗幟的新兵」而已。

冬日，選一個暖和的早上，我們三個拉着手上山的小徑。有鳥聲在我們心靈歌唱，有松柏為我們眼眸長青，我們的心靈也是歌唱的，我們的生命，逞現着深綠，我們心上的陽光照耀，大地如我們自己，我們一如大地，當陽光移動金色的蓮步，我們步進了小寺的欄柵。

殿上，磬聲輕脆地不住向我們浸潤，嗅覺有一股幽靜丁香花香，妙行在殿上供了香，車轉身，一看是我們三個，他咧着大嘴已笑啦！

「官長來借書喲？」

「哼！」老叢說：「借書？不了，我們借釋迦牟尼！」

妙行嚇了一跳，白

老爺咧，佢說：「怎麼轉咧？」
如果不叫我喝酒，我可不行咧！酒
和佛陀同樣和我不分家；可是佛陀
叫我不和老婆打吵子，可也不行；
至於我那小妮子，佛陀也得同我二
樣疼她吧！」他楞楞地期待我一
「行！」我答覆他，「關於醜
酒，打老婆，我們姑且暫時原諒你
一下，但是，今後如果變更信仰，可別
怪我們翻臉無情，你知道，今後我們
就是一個師父下山的啦！」
當時，我真有點糊塗，「你怎
麼能代替佛陀准他醜酒和揍老婆，以
及釋迦牟尼？」我想。在那個當口，我簡直以
肆的戰鬪員啊！

究球場規則，我必需加入球賽，如若我們研究施肥播種，我們也必得足踏實地做個像樣的農夫。……」
雁行是個衝動、熱情的青年，在他底高潮中不會退落的，除非是落潮的時候——現在，他已瀕潤了——他說：「幹吧，我第一個附議」。



大家正在興高熱烈地歌舞着的時候，唐王忽然高歌「無常」，不免大煞風景，令人黯然神傷！頓時停止了歌舞，不知怎的，好像大家有這樣的預感，似乎大禍即將降臨。

「妙行師」，我說：「老叢同你開着玩兒，我們來飯依的，飯依三寶，你同我們向師父報告一聲，就說他們三個今天來飯依了，說呀，別伸舌頭，小心你的腮膀撕到耳朵，豈根不好纏喍」。

「去呀，別楞呀，不是瞎鬧，我們誠心誠意的，你老兄要做我們師兄了，別滋牙，要是三個月前，我就揍你了」，雁行笑着催他。

「官長喍，真的喍？我們沒有福氣喍？我們……」

「別你的窮囉唆，快去！」老叢一下子來了火。

妙行一看不是風向，扭轉身向移開，三個月前的白臉雕像，自然而然的浮出來，那張臉，依舊嘲着僵尸式的笑，笑得略微濃些，大概我們的話已全被他收聽。

「師父」，妙行結結巴巴的說：「他們三位官長要，要，要飯依被傳話者提出問題了，好像一點不假的開他玩笑，好像當兵的全是一是喫師父？」

我天！我們請他傳話，他倒向人間找碴兒的。

「老師父」，雁行一下子插上去，截了妙行的話，他說：「我們來飯依您，可以麼？」

老和尚點頭頷首微笑，並不像妙行那麼大驚小怪的，他平靜如冬日的天空，沒有一片雲，也不懷疑，好像我們的飯依佛陀，是一樁常情。

「很好，你們的宿根都還深厚，但是皈依之後，又不能反悔，我們把話說得直接些，我們寧願收一位忠實愚笨的信徒，不願要一名驕贊的營混子——或者一名可以預測的逃兵，皈依一如宣誓，是盡形壽遵守誓言的。如若中途有了引誘，動搖，變節——比如名利的引誘，財色的動搖，和一些執著科學的斷見，哲學的偏差——那還是不皈依的好！」

「我們決不動搖，也不受引誘，更不會變節，懈怠，我們向您保證，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確確實實的抓住心底重心，我們全心全意的皈依三寶……」

這是雁行說的，他很堅決的表示。

「我也相信了，我和他一樣，我不會再說一套，我要一逕信了就到底！」老叢發出抽訶的靈魂的呼籲。

老和尚深邃的眼眸起先向雁行笑笑，向我微微盯一下，向老叢沒考慮，最後他說，「皈依不要什麼，只要一顆最最真實的心，至於用物，供果，這裡都有，正巧明天也有一個朋友來皈依，你們四個同來，明天，『釋迦牟尼佛聖誕』，上午八點鐘，你們便可以正式式做一名佛教徒」。

我們心都開花了，老僧說完，他向我們打個問訊，說要讀經，便關了窗門，我們在殿前巡視一番，昂首闊步，妙行直望我們發傻。然後，我們像一群春天的鳥，叫着，笑着，跳着，鬧着，拉拉扯扯的飛下山道，我邊跑邊喘着粗氣說：「我不怕老叢，只怕雁行——嘴上」



在牠們之間
要緊。便準沒了地。全又不斬斷鹿姐。叔姑。林開留不住年青翠鸞。飛揚，一齊把你走了。吸！林開。果然，劈拍，約聲響。

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cene of panic and escape. In the foreground, a person wear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robe and a hat is seen from behind, holding a lantern that illuminates their path. Behind them, several other figures are shown in various states of motion, some running towards the right and others looking back over their shoulders. The background shows a landscape with trees and a distant building, suggesting a rural or semi-rural setting.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one of urgency and movement.

無毛，說話不牢……」

「呦！你也不摸摸你自己的下

來。那角落裡，寒促的中年人走過

。稱恩師的時候，似乎才覺得堅強些

。我們軟癱的立起來，這時我

已發現殿外擁滿了男人，女人，小

孩，尤其是七、八個當兵的，還在

山中繚繞着霧，靜觀寺埋在香

那裡嬉皮笑臉窃私議。「你聽聽

烟裊底山裡，雲片一切初醒，我

對着佛陀的緣故，你們要深潔懺悔

們再不堪期待的寂寞，我們待一個

！當佛陀的光耀耀你們，一切罪疚

生命的新開始。

都可在心靈上溶化了——這原因很

當我們懷着不可估計的生命方

式開始時，心靈顫栗而興奮。我們

躡手躡足走進幽靜的禪院，殿上已

對着佛陀的緣故，你們要深潔懺悔

水果，妙行比邱一掃農夫或憨直渾

朴的天真，莊嚴如一尊雕像，身披

鮮紅袈裟，燃香引磬，看我們羞怯

地走入佛殿，他含微動嘴唇，慢

合眼皮靜待時間的來到。

妙行，現在可以開始了。

關房的小窗前，也有一張香案

……我們幾個對他的話，一時竟摸

不着頭腦，也無從探討；我向那中

年人瞅一眼，只見他鐵青着臉，深

鎖眉尖，嘴唇抖索，身體震動，那

情形，有一種「耶穌爲自己背上十

字架」的苦痛，那也是世人的悲哀

呀，他的淚從兩扇灰褐色的睫毛中

爬出眼簾。

陳列些花，果，香燭，這氣氛突

然把我底身心莊嚴起來，我凝神屏

息，老叢帶着奇怪的神色，雁行則

茫無所措跟在我身後；那小窗門早

已開着，裡面的老和尚正襟危坐，

法相安祥，沒有生硬的笑，沒有陰

森的冷，我們看到的是一片香雲，

一縷芬芳，一股靜穆的溫暖氣息。

大殿走廊旁站着幾個小孩，有

兩個小沙彌搬拜鑿，殿右角落一張人

冷板凳上坐一個面容寒促的中年人

，直閃着一双急待判決的囚犯的灰

暗老鼠眼，黝黑的皮膚上，寫着久

經世故！也帶着深度難言的懺悔，

戰爭和離別永遠是孿生兒，我們又要踏上征途，爲了國，爲了家，爲了民族兒女的災難，我們又要踏上佛陀的袈裟，舉起耶穌的十字架，離開給予我們生命的地方，去締造別人的生命。

我們求教師父的時間更多了。他老人家爲我們指點的，全是淨宗的理論和修持方法，以往，我們對老太太的佛法，向來卑視的，可是我們一朝了解老太太的佛法時，我們始恍然知道那是多麼愚昧無知！

我們同時從師父口裡了解事事，妙信；雁行——妙學；那位中年人叫妙還什麼的，我已記不清了。

後來，妙行又引我們向佛陀的聖像禮拜，並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我們爲了表示決心起見，都在臂上供佛三炷香火，這方式也是妙行告訴我們的，不然，我們真不知道如何向佛陀表示信仰的虔誠，這一點，得感謝農夫出身的妙行。

全部儀式完畢，兩個漂亮天真的小沙彌全跑過來向我們直嚷「師叔」，天曉得，我們剛入佛門就爬高了一輩，我們雖慚愧，依然帶着無窮歡欣接受他們親切的稱呼。

中午這一餐飯，也是師父供給我們的，酒是沒有的，那些可口的素菜，老叢也沒教養的大嚼一通。飯後，和師父說些輕鬆的東西，爲了他又將讀經，我們才悄悄離開禪院。

至於師父給予我的印象，也不是我這支拙筆可以描摹，但，我很清晰地看到：他底平凡，也就是他底偉大，他不是法師，也不是名士，他不重名利，也不念恩怨，他只是默默地耕耘，在那棟與肉體生命同腐朽的小關房中，以兩隻殘廢的足踝，兩片寬闊的嘴唇，爲佛陀收容上萬的苦海衆生。

——出發前一天，我和雁行老叢已因公他去——到靜觀禪寺向師父辭別，那種心情，到今天爲止，我從沒有過，我知道，當我走近

我們為什麼要學佛？

我們爲什麼要學佛？學佛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這些問題，是一般未入佛門的人，常會提起反問。其實學佛，是一種很平常的事，不足以爲奇怪，乃是人生所必須做的分內事。有人誤會學佛是逃避現實，這是很錯謨和誤解的，其實學佛是最現實不過的；因爲學了佛，我們才能做一個圓滿無缺憾的人。須知我們生長在這個污濁而萬惡叢生的複雜世界裡面，實在不易做人，一不小心，便會隨着污俗而合流，甚至墮落罪惡的深坑而難以自拔。因爲世界上的惡人多而善人少；惡人每多肆無忌憚，歪曲事實，橫行四至；善人則含辱受謔，踏規循矩，行事不違良心。然欲惡人改頭換面的，從善而流，必須以精神的感化力始可收效。精神感化力就是宗教的力量，所以人們不能沒有一種宗教的信仰，不能不以宗教來感化而爲依託的。然不論那一種宗教，都告訴我們怎樣的去做人。試問你願意做善人，還是願意做惡人？無疑的什麼人當然願意做善人，誰又願意做惡人？善人是向上的，進步的，趨向美麗而光明之路的；惡人是沒落的，退化的，走進五濁黑暗的世界；除非那些貨利主義之徒，無人性的禦棍，願做惡人外，凡有人性的都願意趨善如流的。所以我們不能不走進光明正大的佛教裡去學佛，因何格言：「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就是這個意思。要做真正的善

我們誠心學佛，不但對於現生和來生有利益處。還能解脫以往的罪孽，因此，我們不能不學佛。「永明禪師」會說過只要念一句「阿彌陀佛」，它的力量好像「是破地獄猛將，是斬群邪之寶劍，是出三界之徑路，是開黑暗之明燈，是渡苦海之大航，是脫生死之良方，是本性彌陀，是唯心淨土」，等等的好處。一句彌陀，如摩尼寶珠，確實有澄清我人身心罪業的力量。既然佛法有了這許多妙處，我們更不能不學佛。所以學佛念佛都是積極的，並非一般人所認為消極，更不是所謂迷信的陋語。就世間的學問來說，佛學中含有不少哲學的成分，如研究佛學就是研究佛學中一部分的哲學，然佛學不純粹是哲學。所謂哲學者就是明智之學，就是愛智之學，研究佛學，是用智慧去開發真理，真理是我們光明的遠景，所以研究佛學那裡是迷信的。況且上積極的修養法，消極的除惡，積極的行善，這種為善去惡，誰說牠是消極迷信呢？再者佛教，講因果

人，惟有皈依佛教學佛，才能做到「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善的最高的目的，這樣的人生才有點意義。要知道佛學的高深奧妙，是任何宗教教義所不能比較的，故有「佛法無邊」之稱，委實佛法是不可思議的。因佛法不但能拯救一切衆生脫離苦海，超出三界之外，並能使我等現在的身心愉快和得到無量無數的智慧的。

律法，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鼓勵我人應當行善，促進我人獲得美滿的人生，這對人生有實際利益的學佛，你也說他是消極迷信嗎？我們確實明了這學佛的意義，就應該虔誠地皈依。至於念佛，也是在修養我們的身心而向至善之途邁進的，斷盡煩惱穢惡，以「戒定慧」三學，去「貪瞋痴」三毒之罪根，這也是一種積極的法門呢。

走了！」看到他老人家的笑容，我已不覺得他是那樣冷與醜陋，我已喪失一切說話的本能，我沒有笑，想哭，雁行苦綱着白生生的臉，抽動着兩腮。「妙悟，妙學，你們有什麼事麼？」他發現，我們的表情的時候，收斂了笑容：「師父！」

願的念佛，念到「耳根圓通」，一
心不亂的地步，這樣定可仗佛的慈
力，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到極樂去
了。我們要知道「大勢至菩薩」以
「念佛第一」得三摩地；「觀世音菩
薩」以「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可見
念佛的好處和重要，非是我們具縛
凡夫以俗情之心所能揣測得到的，
只要實地去證驗，那就可以體會到
了。所以我們要離苦得樂，超出輪
迴，我們更應懇切地一心學佛，念佛，
以求解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濁惡的世界，非是久居之地，惟有
極樂世界，才是我們的真正歸依處。
我們為什麼要學佛呢？上面的理
由就是我的答案？

——那蒼白而聖潔的面容呀，更蒼白更聖潔了。那是何等的突然，從歡樂跌入悲痛！我相信那是他出來第二次淚流向嘴唇，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忍不住住了，我終於逃不出人類情感之手，我哭了，我哭了，我哭了，雁行哭了，雁行哭了，一面强抑蒼老悲憫，一面抹着淚，一面割斷了我的腔調，他說：「去吧，孩子！」爲了佛陀的小窗門無情的，我把他的底話——那不純厚的妙行和兩個可愛的小酒館，我不再忍心向他告別，我像一個飲醉了苦酒的老和尚，踰越了禪院的竹門，在海上，在西望祖國河山，當次一日空拂蹠趺出了禪院的竹門，在海上，在西望祖國河山，師父禪院上的雲

——寫於菲律賓馬尼拉——
代郵

————
————
————
————